满堂花醉

如果春天来了，那么花满楼一定是第一个知道的人。

不是因为他的小楼上百花绮丽吐郁芬芳，也不是因为他的朋友会送来早春第一坛好酒，而是因为，他是第一个听到春天绽放的人。江湖人都知道，花家七童眼盲心明。花满楼看不见，可他能用耳朵听，他听到的东西，却远比芸芸众生看到的东西多得多。

他能听到一只燕子飞进花丛里的扑棱声，也能听见一双布鞋踩在窗棂上的粗粝声。

那双布鞋绕过自己摆放整齐的花圃，从腾升着袅袅茶香的桌前走过，一路留下“沙沙”的脚步声。

花满楼歪着脑袋，眨了眨眼，黑漆漆的眼前突然蹦出一双草鞋的模样，歪七扭八地挂在少年人瘦伶伶的脚脖子上。这一定是一双很旧很破，脚底板上满是泥泞，鞋面上挂着残枝败叶，看起来极不入流，但却是极可爱极活泼的鞋。

有时候，花满楼光是想着这双鞋，耳边就会圈圈绕绕响起少年的念叨声，他会絮絮叨叨地同自己说着大好河山人情冷暖。花满楼自己并不乏游历，可堂本刚满心里藏着的故事，或许是飞下枝头撞进他怀里的一只灰雀，又或许是村口阿嬷的两块麻饼。他的江湖里，总带着一股淡淡的烟火味儿——那是涤荡江湖里闻不着的俗世气味。

堂本刚在说故事的时候，故事自己也在说着话，就好像漂浮在空气里的方块字嘟嘟囔囔张开嘴，老夫子似的拖长了音调，咿咿呀呀地同说故事的人一唱一和，念做俱佳。

堂本刚说故事的时候，花满楼总是听得很认真。他本就是一个擅长倾听的人，他不仅长于聆听，他更善于为说故事的人烹茶焚香，作海市蜃楼之虚景，品憧憧人影之烟潮。

跟花满楼在一起，堂本刚也不好意思做一个焚琴煮鹤的俗人。他学着花满楼的模样，龇牙咧嘴地品着茶，细嗅周遭的檀香。有时候明知道花满楼看不见自己，可堂本刚望向他的时候却总免不了一阵心悸，做贼似的抛过几道余光，继而战战兢兢地把话题绕回，别扭地偷偷抓了抓脚底板，皱起鼻子一副不堪其扰的模样。

花满楼只要一想到他这副抓耳挠腮的神情，嘴角就禁不住荡开笑意，这笑意像是涟漪，很快地便染上他的眼角眉梢，使得他整张脸都罩上一层融融暖意。

“诶，你又在笑什么啊？”

少年不甘心地从花满楼背后跳出来，顿时在静谧的小楼里炸裂开一团青草的涩味。

“好久不见，”花满楼转过头，笑眯了眼，却没有回答少年忿忿的诘问，“怎么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”

“哇，”堂本刚往后跳了一步，不相信似的把脸凑到花满楼面前，“我真怀疑，你到底是真瞎还是假瞎。”说完，他缩回了身子，有些自得的抬了抬眉毛，“要真是被我猜中了呢，你可得请我喝一辈子的酒、一辈子的茶，还有一辈子的鸡屁股。”

花满楼弯了弯眼，道：“这么多的酒水茶叶和鸡屁股，可你只有一辈子，哪里用得完呢。”

“这我可不管，反正每次我见到它们，就听见它们哭着喊着要我把它们吞进肚子里。”说完，他眼珠子一转，不怀好意地凑到花满楼跟前：“你们花家是江南首富，总不会连这点小钱都出不起吧，啊？”

花满楼被他话中的揶揄逗笑了——好像跟堂本刚在一起，他总是很容易笑。不过他还是摇了摇头，很认真地回答道：“哪怕一千个一万个堂本刚，花家都供得起，可是一辈子……哪里是这么容易的事？”他想起以前停落在自己楼前的飞燕，眼神一下子黯了下来。

“说好一辈子，我怎么会反悔呢？何况这种占便宜的好事……”他嘟囔了两声，蹦到花满楼跟前，“喂，你不会是不舍得吧，我一辈子跟着你，难道不好吗？”

“好，好，”花满楼怔了一下，眼前晃晃然闪过几枝春色，他眨了眨眼，问道，“这次你又要给我说什么故事？”

对面却一下子安静了下来，布鞋在地上磨蹭了几下，倏忽从背后抽出一长串的枝条，枝桠上颤巍巍地飘着几点鹅黄，枝干间还留着因掰折流下的汁液，清新而苦涩，像是最早的一缕春风。

——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。

花满楼接过那支迎春，低头轻轻一嗅，继而抬头，眉眼含笑，眸比晨星。

“谢谢你，这故事，很香。”